

12113

欧洲哲学史教程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72 7646 4

欧洲哲学史教程

《欧洲哲学史教程》编写组

福建人民出版社

欧洲哲学史教程

北京师大等七所师范院校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8.125印张 2插页 435千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13,351—33,450

书号：2173·26 定价：3.30元

6068/14

说 明

这本《欧洲哲学史教程》，是由北京师大等七所师范院校，根据教育部审定的《欧洲哲学史》教学大纲的基本内容和精神，为了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

本教程各章执笔者：绪论，王宏文（东北师范大学）；第一章，林树德（华中师范学院）、杨寿堪（北京师范大学）；第二章，叶立煌（华东师范大学）；第三章，邹琳（昆明师范学院）；第四章，王宏文和曹方久（华中师范学院）；第五章，张学惠（山东师范大学）；第六章，于凤梧（北京师范大学）；第七章，李运生、陈国强（华南师范大学）。全书统稿、定稿者（按姓氏笔划为序）：于凤梧、王宏文、叶立煌、李运生、张学惠、曹方久。

昆明师范学院有关领导同志对于本教程的编写工作给予大力支持，提供了各种方便，该院政治教育系秦平、雷匀同志为会议做了许多具体工作；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辑同志、福建省委党校翁世盛同志、安徽省委党校张大玘同志参加了本书的讨论，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对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以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不妥和错误之处，恳切希望读者指正，以便进一步修改。

《欧洲哲学史教程》编写组

一九八三年三月

目 录

结 论	(1)
第一章 古希腊罗马哲学	(12)
第一节 古希腊早期的哲学	(15)
第二节 古希腊中期的哲学	(38)
第三节 古希腊晚期的哲学	(101)
第四节 古罗马时期的哲学	(113)
第二章 中世纪经院哲学	(126)
第一节 基督教的产生及其演变	(130)
第二节 教父哲学	(135)
第三节 经院哲学及其内部唯名论和实在论的斗争	(143)
第四节 经院哲学的最高权威——托马斯·阿奎那	(156)
第五节 英国唯名论	(169)
第六节 “异端”“异教”反对正统基督教的斗争	(177)
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	(187)
第一节 人文主义思潮	(189)
第二节 自然哲学中的唯物主义	(198)
第四章 近代英国经验论哲学	(224)
第一节 唯物主义经验论的首创者——培根的哲学	(231)
第二节 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进一步发展——霍布斯的哲学	(246)
第三节 唯物主义经验论的集大成者——洛克的哲学	(262)
第四节 经验论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的转化——贝克莱的哲学	(280)
第五节 英国近代经验论的终结——休谟的哲学	(299)

第五章 近代欧洲大陆各国的唯理论哲学·····	(318)
第一节 笛卡尔的二元论及其唯心的唯理论·····	(319)
第二节 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及其唯物的唯理论·····	(334)
第三节 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及其唯心的唯理论·····	(349)
第六章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	(363)
第一节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的先驱梅叶的哲学·····	(366)
第二节 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哲学·····	(373)
第三节 战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的哲学·····	(400)
第七章 德国古典哲学·····	(449)
第一节 康德的哲学·····	(452)
第二节 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	(481)
第三节 黑格尔的哲学·····	(494)
第四节 费尔巴哈的哲学·····	(547)

绪 论

哲学史是关于哲学思想产生、发展规律的历史。“欧洲哲学史”是研究欧洲地区哲学思想产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

哲学史，简略地说，就是对整个世界（自然、社会、思维）一般规律认识的历史。作为认识史的哲学史和人类对整个世界一般规律的认识发展过程是一致的，而这一过程又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的斗争迂回地、曲折地前进的。所以，一部哲学史，既是人类对整个世界一般规律的认识发展史，也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又统一又斗争的矛盾发展史。科学的哲学史就在于通过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对立统一关系的研究，揭示出这一发展过程的日益深化的前进运动。

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之所以表现为一个认识的发展过程，这是因为：第一，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它一经产生之后，便转而成为人们认识世界、观察世界的方法与原则。人们所以创造出某种哲学乃是为了提供认识世界的原则、途径与方法。在这一意义上，一部哲学史可说是人类探求认识世界的原则、途径与方法的历史。而探求认识世界的途径与方法，不仅需要认识客体，也需要认识主体，更需要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中进行研究。

但无论客体还是主体都极其复杂，它们是由诸多方面或环节所构成的。人们既不可能一次把握到所有方面，也不可能一下子对其辩证关系认识无遗。因此，认识必然表现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前进过程。第二，客观世界和人的认识活动的发展是无限的，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也是永无止境的。从总的历史趋势看，人们可以认识世界，但在每一有限的特定历史时期内，认识总是不完全的，带有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这一矛盾只有在人类世代延续的认识活动中才能解决。第三，哲学所揭示的是整个世界（自然、社会、思维）的一般规律。对一般规律的概括，有待于对特殊规律的研究，依赖于各门具体科学的成果，而具体科学是随着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的。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①。这就是说，每一时期的哲学都概括了该时代各门具体科学的成果，反映了当时人们认识世界的水平，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而后起的哲学则在先前哲学所提供的思想材料和业已达到的认识基础上继续前进：它们或者回答先前哲学提出的问题；或者纠正其中的某些错误；或者进一步探索尚未涉及的某些方面。这样，一部哲学史就表现为人们日益深入地认识世界的前进过程。第四，哲学认识世界是靠理论思维，凭借一定的概念、范畴实现的。哲学史作为认识史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不仅体现人类认识的发展程度，而且都有相应的特定范畴体现这种发展。而范畴是认识成果的高度概括，这种概括只有通过较长时期的抽象过程才能完成。哲学范畴的形成与演化既然是历史的产物、历史的过程，因此，由一系列范畴体现的哲学思想也就必然表现为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了。

因此，科学的哲学史不应把以往的哲学体系看作是纷然杂陈的“思想陈列馆”，在其中只能听到一个个音符，却听不到和谐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的乐章。科学的哲学史也不能把哲学史写成是一方消灭一方的“占战场”，在那里尸骸遍野，残留着一个个躺倒了的哲学体系；这样做显然是描绘不出人类认识的前进运动的。

作为认识史的哲学史，和世上任何事物、任何过程一样，也是由矛盾双方构成的。这一矛盾的特殊表现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统一。因此，认识的发展史也不是脱离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对立统一而抽象地发展的；相反，人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正是在这种对立统一关系中为自己开辟着前进的道路。事实上，我们纵观一部哲学史会经常看到：唯物主义作为认识世界的一种原则是正确的，但某一具体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则由于某种缺陷和认识上的失足，往往给唯心主义造成可乘之隙；而后起的唯物主义哲学只是在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地纠正先前的缺陷和不足之处，才使自身得以向前发展。同样，某一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在唯物主义的批判和冲击下，也往往改变自己的形式，在改变形式的过程中，它们或者探讨了唯物主义哲学尚未涉及的方面，或者提出了某些新课题促使唯物主义作出回答。这样，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中又存在统一的一面，人类认识正是在这种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迂回曲折地发展的。因此，只有把哲学史了解为认识发展史，才能正确说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同样地，只有把哲学史看成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又统一又斗争的历史，才能把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运动生动地展示出来。一句话，使哲学史成为科学。

当然，哲学史作为认识史，绝不是脱离社会历史发展在纯思维领域内单独进行的，而是在人们社会实践的基础上，随同历史的发展不断前进的。在阶级社会中，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又给认识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这是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的。因此，我

们既要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阶级斗争状况中去探求认识发展的根本原因，反对用思想来说明思想的历史唯心主义；同时也要防止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变成粗陋的经济决定论，而忽视对人类认识发展规律的研究。

学习作为认识史的哲学史，对我们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但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②这就是说，在恩格斯看来，“学习以往的哲学”，亦即哲学史是发展、锻炼理论思维能力，形成科学世界观的重要条件。因为哲学史既然是人类认识的发展史，其中便凝结了世世代代人们理论思维的经验与教训。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历史长途中，总是一方面取得成绩，积累了许多经验；同时也走了不少弯路，获得某些教训：其中既有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经验；也有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教训；而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产生、发展，除阶级根源外，还有认识论根源。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一个非常复杂、曲折、充满矛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把认识的某一片断加以夸大和绝对化，就有导致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错误的可能。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学习哲学史，了解哲学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汲取前人在认识途程中的经验教训，可以提高、锻炼理论思维能力，使人们变得更聪明起来，有助于科学世界观的形成与巩固。而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对于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无疑会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学习哲学史，还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革命的世界观、方法论。但是，它作为人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465页。

类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并不是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也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从空地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历史上哲学思想的一切优秀成果的批判总结，它尤其是欧洲哲学发展的必然产物。恩格斯说过，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就不会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因此，学习哲学史，研究欧洲哲学的历史发展，可以使人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它在哲学上实现伟大变革的实质。通过剖析以往哲学在认识进程中所达到的成就和缺陷，还可以使人们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这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大有帮助的。

哲学史上，任何一种哲学学派都有它的思想渊源，每一种重要流派对后世都会产生一定影响。经验证明，哲学思想发展同其他历史现象一样，往往出现惊人的前后相似之处。现代国内外各种哲学思潮，虽然名目繁多，内容迥异，但都与历史上的各种哲学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因此，学习欧洲哲学史，熟悉各种思想流派的历史形态，可以认清现代国内外各种思潮的历史渊源，有助于对这些哲学思想进行分析、评价与批判。这对于开展当前哲学战线上的思想斗争，批判地吸取现代西方哲学中某些符合科学内容的成果，都是有益的。

哲学史又是一部内藏丰富哲学遗产的巨大思想宝库。学习、研究哲学史的重要目的之一，还在于批判地继承过去的优秀哲学遗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讲继承，当然要坚持唯物主义，继承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这是不容置疑的。但也要研究和汲取唯心主义哲学遗产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对于唯心主义哲学不能只是单纯批判和简单否定。那种认定只有唯物主义才是好的，值得继承，而一切唯心主义都是坏的，必须抛弃的简单化做法是不正确的。列宁曾经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

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①例如，黑格尔哲学就是聪明的唯心主义，它是辩证法的巨大思想宝库，比之那些被恩格斯称为江河日下和叫卖小贩的庸俗唯物主义（即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辩证唯物主义（即聪明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人为自己已经把过去的哲学宝库全部开发完了，而是认为在这个宝库中还有许多“珍宝”尚待人们进一步去挖掘。列宁曾号召我们，必须用唯物主义观点，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组织系统的研究，从中吸取一切有益的东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理论核心。在这一意义上，批判地继承哲学遗产，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总起来说，哲学史所涉及的对象虽然是历史上过去了的哲学体系，但是我们学习哲学史的目的，并不是要引导人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人们向前看；不是为玩赏历史往事而迷古恋旧，而是为今天与明天谱写历史的新篇章。在当前和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则是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提供有益的思想养料和精神力量。

哲学史要实现自己的目的与任务，必须有科学的研究方法。

什么是研究哲学史的科学方法呢？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而也就为全部历史科学，其中包括欧洲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欧洲哲学史的唯一科学的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对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而在阶级社会里，作为一定阶级世界观理论表现的哲学则总

^①《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5页。

是和阶级斗争相联系，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因此，研究哲学史必须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出发，用阶级分析方法，剖析每一哲学体系产生的客观原因、理论实质和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根据这一分析作出正确的评价。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①，而“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② 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揭示哲学思想产生的真相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当然，所谓阶级分析方法，绝不等于简单化地给历史上的哲学体系贴上标签，也不是把所有的哲学思想每一具体内容都直接地、简单地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用阶级矛盾说明一切大小问题。事实上，构成一种哲学体系具体内容的因素要复杂得多，阶级矛盾一般决定一种哲学思想的性质和方向，但不能代替理论思维的创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那种粗鄙的直线式的贴阶级标签的方法毫无共同之处。

毛泽东同志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③ 哲学思想除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决定性影响外，它和自然科学的关系十分紧密。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要受到哲学的影响，自然科学家研究问题总是在一定的世界观、方法论支配下进行的；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影响哲学发展的水平，随着自然科学每一划时代的进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会改变自己的形式。因此，研究哲学史必须特别注意考察哲学思想同每一时代自然科学发展状况的关系。哲学史研究者除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广泛阅读、钻研哲学史料外，有条件的話，还应该学习自然

①《列宁选集》第3卷，第27页。

②《列宁选集》第4卷，第4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817—818页。

科学发展史。自然科学在各个时代发展的状况和水平，不仅反映当时人们实践活动的广度与深度，也标志着人们认识世界的广度与深度。作为认识史的哲学史，要深刻地阐明认识发展进程，揭示认识发展规律，离开对自然科学史的研究，是难以想象的。

此外，还应看到，哲学的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自身的继承关系。每一时代的哲学家在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时，都是以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和认识成果为前提，把它们加以改造、发展而成的。如恩格斯所指出，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新的东西，它只是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向。由于哲学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弄清哲学发展的客观条件，还要注意考察哲学思想自身的内部联系和前后继承关系。事实上，每一时代哲学的具体形态和理论内容，不论它们反映的社会条件、阶级基础如何，大多同自然科学发展状况和前辈的思想资料有着密切联系，体现人类认识进程的一个阶段。我们如果忽视哲学发展的这种相对独立性，同样不能揭示认识的发展规律。

恩格斯指出，哲学是远离社会经济基础的一种意识形态。它不仅受经济基础所决定，还和其他诸种社会意识形态，如宗教、道德、法律、文学、艺术等发生关系。因此，正确的方法还要求我们在哲学和其他社会意识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中去研究哲学史。同时，也要估计到哲学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学识素养和性格特征等对哲学思想的影响。

总之，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只有从时代的总体出发，把它放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全面考察各种因素和它的关系，才能对它作出正确而深刻的说明。因此，研究哲学史，绝不能简单化，把一两条原则当成包医百病的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药方；必须详尽地占有各方面材料，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和综合研究。否则，研究哲学史“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①自然，所谓综合研究并不等于不分主次，罗列现象，而是要基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把各种因素有机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研究。综合研究和那种折中杂凑的形式主义、现象主义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哲学史所处理的题材，是历史上出现的众多的哲学体系。作为哲学体系，它们是过去了的，已经“终结”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地对待历史上的哲学遗产。马克思主义关于正确对待历史遗产的思想，也是我们处理欧洲哲学遗产的指导方针。它的基本精神是：批判地继承，有区别地利用，科学地改造，以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目的。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曾作了许多明确的论述。他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②，“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③。对于继承外国的历史遗产，他还特别生动地比喻说：“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④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继承文化遗产的方针，对于处理欧洲哲学遗产也是完全适用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②③④《毛泽东选集》第499、668、667页。

为了批判继承哲学遗产，就必须充分地占有史料，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弄清每一种哲学体系的理论实质和具体内容。在实事求是地弄清每一种哲学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区分精华与糟粕，并对之采取不同的态度。区分的主要标准是看它们在历史上有无进步作用，理论上有无贡献以及在认识发展史上的地位如何。对于糟粕不应简单地唾弃了事，应该科学地进行批判。因为只有经过科学的批判，才能真正克服它，同时使人从中吸取某种经验教训，有助于锻炼理论思维能力。对于精华，则要有分析地加以继承，因为以往的哲学，都是过去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在进行这一工作时，必须注意防止两种简单化倾向：一是无区别地兼收并蓄，分毫不加触动地全盘接受，这是一种复古主义或崇洋主义的倾向；一是把批判当成是抹杀一切、否定一切，这是一种虚无主义与排外主义倾向。两者都不利于哲学遗产的继承。

在分析、评价某一种哲学体系时，必须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指出它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所起的作用，在认识发展史上有什么意义，从而恰如其分地给它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对于它们的是非功过，要实事求是，不应该缩小，也不应夸大。这里，也要注意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不适当地美化古人，用今人的思想改铸古人，把以往的哲学叙述成现代的样式；一种是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古人，否认他们的历史功绩。列宁曾批判过这两种错误倾向。一方面，他表示“反对把我们所能了解的而古人事实上还没有的一种思想的‘发展’硬挂到他们名下。”^①另一方面，他又谆谆告诫：“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出了新的东

^①《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2页。

西。”^①可见，“坚持哲学史中的严格的历史性”，对于继承遗产是十分重要的。

从上可见，对待哲学遗产是一件十分细致复杂的工作。如果不作具体的分析，就不可能达到继承遗产的目的。为了更好地继承，需要我们勤奋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尽可能详尽地占有哲学史资料。这样，我们才能站在当代理论思维发展高峰，俯瞰哲学历史的广阔田野，从中撷取人类思维的灿烂花朵，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装点此江山，今朝更好看”！

①《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②《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2页。